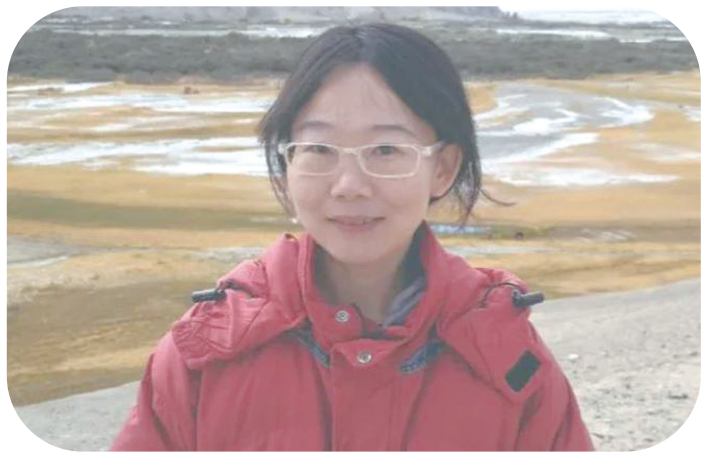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李娟在文坛早已是传奇



一部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，让散文作家李娟“火”出了圈。电视剧在带动了原著同名散文集热销的同时，新疆阿勒泰地区旅游开始升温。

其实在电视剧爆红之前，李娟在文学圈早就是一个传奇了。

李娟，祖籍四川乐至，1979年出生于新疆，少年时期跟随母亲辗转于四川、新疆两地。童年时曾生活在新疆最北端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。高中辍学后，她帮助母亲经营小卖部，干过车工、服装厂工人，兼做裁缝，与牧民一起转场。这些都成为她宝贵的写作素材。

凭着对文学阅读和写作的热爱，李娟一步步走上文学写作的专职道路，出版有散文集《九篇雪》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《我的阿勒泰》《走夜路请放声歌唱》，非虚构长篇《冬牧场》及“羊道”三部曲、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等，获得人民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，其鲜活灵动的文字被誉为“吹向文坛的清新之风”。

李娟从十几岁便开始文学写作并尝试投稿，“那时候打工

很苦，想改变生活。”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著名作家刘亮程曾收到她的稿件，对她赞不绝口。2003年，李娟的一组散文以《九篇雪》之名，作为刘亮程主编的“住居新疆”丛书中的一本，成功出版并饱受好评。

李娟虽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专业教育，但对自己有文学上的训练。她大量地写，大量地否定自己，慢慢地，越写越好。

作家王安忆曾评价李娟的文字“一眼就能认出来”：有些人的文字你看一百遍也记不住，有些人的文字看一遍就难以忘怀。

提到李娟的文字风格，很多人都会用“透明质朴”“简单流畅”“没有精雕细琢”“文字清新自然直抵人心”“纯真”等词语去形容，并且夸李娟是天才，她的写作是浑然天成、毫不费力的结果。但李娟说，“我不是那种天才型的作家。实际上，我只是很努力地呈现一种简单流畅的状态。我很羡慕那些一稿就成的同行。每一句话、段落，都需要不停地修改，不停地

替换，不停地尝试，最后组织成我自己的审美可以接受的这种方式，写得很辛苦。”

当被问及自己的文学写作能取得成功，是由于勤奋多一些还是天赋多一些？李娟在直播中回答说，“天赋很重要，此外还需要勤奋（虽然我不够勤奋），坚持、野心也很重要。很多有天赋的作者写得真的很好，但是他没有写作的野心，他不在乎自己这方面的天赋，因为他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做得很好。这样就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写作天赋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天赋会萎缩。”

李娟透露，自己从小就喜欢读书，也没有人指导她应该读什么书，“读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书，能看到什么就看什么，不分青红皂白的那种阅读，泥沙俱下的阅读，说起来就是野路子。”她说，自己小时候读书是不挑剔的，“什么都看，好不好看的书，我都能看下去。”

对于写作“野心”，李娟具体解释说，“比如说，有人看到一个文章说，写得真好，我要写得跟他一样好。实际上这‘野心’远远不够，你要想自己写的比他更好。”李娟还透露，自己很早就有这种“野心”，十二三岁就开始写作并且投稿，虽然被退稿也不会被打击信心，“所以我觉得我最可贵的东西除了天赋之外，就是有很好的文学判断力。”

有网友问李娟，最喜欢自己的作品是哪一部？李娟的回答是：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，“因为这是我最近的一部作品。它可能不是我写得最好的，但却是最接近我现在状态的一个作品，我是蛮喜欢它的，而且写得也比较顺利，两个月就写出来

了。”

不管是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，还是李娟的散文原著，被很多人评价从中感觉到一种田园牧歌的美好。

作为原著作者，李娟说，自己不是刻意要制造一个田园牧歌的滤镜，“我把很多美好的东西写出来，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打动过我。如果非要有所谓滤镜的话，那可能是在写作中确实绕开了一些现实中丑陋的东西，而是把美好的东西进行集中展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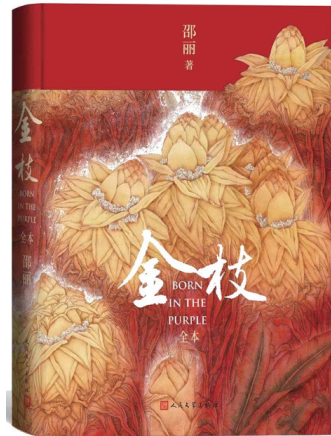
李娟说自己从小很笨，到了5岁说话还不利索，经常被人笑话。自己天性敏感，一旦找到写作这个表达方式，就如获至宝，“我太需要它了。”有人问她，是否曾想过放弃写作？她说：“怎么可能？写作可是我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救生筏子了，我不可能放弃它。”

对于写作的下一步计划，李娟说，现在还是写自己的回忆，“因为总有一些事情耿耿于怀，与其说是在进行创作，不如说我是想安抚自己吧，其实想想看我的写作好像都是这样，安抚自己。”

李娟是清醒的，她坦承，自己也不太确定将来还能不能够写出比此前更好的作品，但是肯定还会继续写，因为这是她自己的精神需求，“将来写的未必会比以前的文字更有魅力、更有生命力、更能够打动人，但它是我自己的需求。我的确会担心自己将来成为一个堆语言垃圾的人。所以现在我的写作，迟迟不往前走，但同时我又担心自己会缺少年轻时写作的激情。”

（张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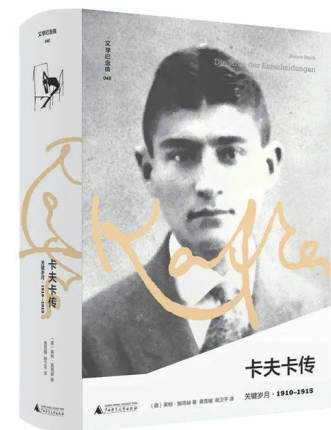
本周荐书



《金枝（全本）》

邵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源自中原千年故土的颍河岸边，有一个古老的村庄——上周村。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梦想与现实、根系与血脉、缘起与当下，活生生地呈现在这部小说之中。周氏家族亲人间逃离、刺痛、隔膜和融合，令人动容。家族精英从乡村汇集到城市，又从城市返回到乡村的历史轮回里，真实展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异和变迁，写出从隔阂到交融的人生悲欢。通过城市和乡村两个女儿的叛逆、较量和理解，殊途同归，从而表露出家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，挣扎与奋斗，撑起了这片故土的魂魄与新生。



《卡夫卡传：关键岁月》

[德]莱纳·施塔赫 著 黄雪媛、程卫平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德国的卡夫卡研究学者莱纳·施塔赫往返美国、欧洲两地，花费十多年时间，处理四千多页报刊、信件和文学章节（很多之前都未曾出版过），再现了卡夫卡从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五年生活、写作和工作全景，这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阶段。他在那些关键岁月里写下一系列重要作品——《判决》《变形记》《失踪者》《诉讼》等，由此铺平那条他将一直走到底的艺术之路。

（王太生）

阅读者说

文字是有包浆的。——20岁的人，写不出40岁的文字；40岁的人，写不出60岁的文字。

老者的文字，像脱去了穿了大半辈子的厚厚冬衣，不紧不慢，少了20岁时的俏丽、40岁时的老成，多了岁月的风尘、汗水的浸润，有着经久摩挲之后的沉静幽光。

年少时，偶得一本孙犁的《尺泽集》，比16开稍窄，薄薄200余页，话不多，却耐人回味。

那时，孙犁已年届古稀，他在书中说起自己的婚姻。在一个下雨天，他未来的老丈人在门洞里闲坐，见两个说媒的跑来避雨，随口寒暄：“给谁家说亲去来？”“东头崔家。”媒人又笑问，“你家二姑娘怎样？不愿意寻吧？”“怎么不愿意，你们就去给说说吧，我也打听听。”就这样，来回跑了几趟，一桩亲

事竟然说成了。

年老的人，想到的往往是些沉睡于岁月中的小事。

巴金最后的文字，是为曹禹的遗文集《没有说完的话》写的序。巴金躺在病床上，不能握笔，就由女儿李小林代笔，他断断续续地说，但文思一直很连贯：“躺在病床上，我经常想起家。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。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，故事是从这里开始……”

那些轰轰烈烈的事，那些大喜大悲、大彻大悟的事，老者在文字中极少提及，他们坐在夕阳的余晖里，尽想些温暖而幸福的事。

我所在的城市，城北一处老宅子在修缮保护。房子的后人，一位清华大学的老教授，耄耋之年亲手写下幼年在老宅的光影记忆。

文字有包浆

老教授的文字，像一张未着油漆的桌子，少有修饰。都说什么？他说的是：小时候过年在家中吃云片糕，姑母出嫁，老祖母过世出殡，堂屋供桌上的器件摆设，庭院里的一棵核桃树，昔日河上各种船只往来穿梭……

他还说，花园内有桂树、腊梅、天竺、绣球。从前老人会在棉裤外面套一条罩裤，大冬天，老太太睡得早，便唤小孙儿帮她拽罩裤。其实老太太自己也能慢慢脱下，只不过是让小孙儿为自己服务一下，享受天伦之乐……

他尽絮叨些家常话，说些依稀的景物、那些许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的事情。

一个人，离开故土几十年，年老了，他又从孩童走来，小时候吃过的食物，滋味还在

嘴里回旋，像牛一样反刍。稚眼瞳瞳，看别人结婚、看别人忙碌、看别人离开尘世。他记得那些粮行、草行、蛋行、饭棚、粥棚、家具摊、廉价衣服摊，记得那些捏糖人的、拉洋片的、卖花生瓜子的、卖香烟洋火的小贩……一座庞大的记忆之城，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渐渐隐去，式微的小细节越来越清晰。

我是在一个午夜的灯下品读那些纸上絮语的。年轻时，落笔为文，情炽意热，词藻铺张。人到中年，我特别喜欢老者冲和的语调，由浓烈转向平淡，简洁之中富于蕴藉，舒缓的节奏，如昆虫轻触弹跳，掠过草尖。没有好大喜功、轻佻张扬，行到水穷处，返璞归真。